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 (下)

◆ 陈庆英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

(下)

陈庆英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永红

封面设计:李建雄

版式设计: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陈庆英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0057-825-9

I. 陈... II. 陈... III. 藏学-文集 IV. 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125 号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下)

陈庆英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0 字数:930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80057-825-9/K·152

定价:47.80 元(平)

目 录

前言	1
吐蕃王朝篇	1
试论赞普王权与吐蕃官制	3
从敦煌藏文 P.T.999 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24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	42
从敦煌出土账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	78
宋代藏族历史篇	105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试探	107
《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	163
大乘玄密帝师考	193
元代藏族历史篇	223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225
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	258
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	279

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	312
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	327
《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	337
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	371
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	398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	413
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	422
明代藏族历史篇	445
江孜法王的家族与白居寺的兴建	447
明代的甘青川藏族地区	464
格鲁派的兴起和一世达赖喇嘛的青少年时期	486
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	505
清代藏族历史篇	527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529
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	551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年谱	581
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	842
章嘉·若必多吉年谱	863
雍和宫的佛仓简说	892
雍和宫杂论	912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940
二世嘉木样·贡却乎久麦昂吾东行评介	959

历史文化篇	975
简论青藏高原文化	977
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	1004
历史上的塔尔寺	1016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及其《颐和园礼赞》	1050
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	1058
弘宣佛法与记录人生	
——略说藏传佛教传记文学作品	1073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简论	1087
《白狼歌》新探	1109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1129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	1175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提到，并阐发其政治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资料汇编也分别收录了这方面的汉文史料记载。不过，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有关史实，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因此出现了对于这些清朝的资料未能充分整理研究就广为利用解释的情况。为了更准确地利用这一些重要的史料，将它们与有关的藏文、蒙古文、满文史料进行对比分析的确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甚至有可能在进行这样的探讨分析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

1642年10月，由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一个使团，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西藏（当时清朝称之为图白忒部落）到达清朝（后金政权在1636年已改国号为大清）当时的都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这个首次由西藏派来清廷的使团，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清朝君臣对使团给予极高规格的隆重接待。《清实录》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十月己亥条记载说：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朝觐，上起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两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藏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酌纳之。^①

这一段记载，按照以上的标点断句，编入了已经出版的多种史料集和档案汇编之中，为近年许多藏族史著作和论文所引用，研究者大多认为，从这一段记载已可清楚看出，该使团对清朝所使用的名义，是西藏（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派遣的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初二日条。

前来与清朝联络的使者。率领使团的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两位喇嘛，同来的有他们的徒众，还有厄鲁特部落的使臣及其从役。使团给清太宗皇太极带来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当时的政权首领第悉藏巴的书信。但是也有学者有过不同的认识，前几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湘云女士曾向我指出，她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之间不当点断，而应当连读，也即是说，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其实是一位喇嘛的名号，他是西藏使团的为首之人。本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见解，但是由于这一段记载中又明白记载“上升御榻坐，设两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所以西藏使团的率领者显然是两位喇嘛，故笔者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应当连读之说虽然认为应当采纳，但是仍然存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在1995年1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与戴青绰尔济可能仍应该是两个人，西藏使团从西藏出发时是以戴青绰尔济为首，途中增加了一个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且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地位高于戴青绰尔济。笔者还认为途中增加的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很有可能即是出身于厄鲁特蒙古的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①最近笔者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应当对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物再做一次讨论。

关于西藏使团是由哪些人组成，在《清实录》中有两处提到。《清实录》同月壬戌条又记载：

^① 拙文《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载《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1—314页，1995年版。

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厄鲁特部落古木伊尔登下和尼图、奇尔山下土尔噶图、达赖巴图鲁下喀喇户济、阿巴赖山津、塔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桑噶尔塞伊尔登下额尔白黑、王什克下库尔墨、赛尔格齐诺颜下琐诺木、额尔克塞桑下吴兰……^①

但是到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遣还西藏使团时，《清实录》所记载的使团的组成人员又稍微有所不同：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袞、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袞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袞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呼图克图、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藏巴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②

如果将以上史料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喇嘛对照比较，可以设想西藏使团为首的两位喇嘛其实是《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中的戴青绰尔济（se chen chos rje）和戴青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条。

俄木布 (se chen dbon po) 二人, 而伊拉古克三是当时厄鲁特蒙古人对高级活佛的一种泛称, 并非某一位活佛的专称。“伊拉古克三”本身是一个蒙古语词, 其意为“特出的”、“不同凡响的”、“在众人中地位最高的”, 后来在蒙古有几个转世活佛伊拉古克三, 才使“伊拉古克三”成为某个转世活佛的专称。我们这样设想, 在顺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份蒙古文的请安表文中可以找到例证。这份请安表文为:

顾实汗上表请安。表文曰:

叩祷幸福武威显赫人间高贵皇帝陛下, 寄托于佛教宝地笃信宗教之诺门罕, 衷心上奏: 当此吉祥时日, 圣上御体安福, 内心扶持宗教。尤其闻知圣上笃信伊拉古克三宗喀巴净化宗教 (当是清净教法之意), 发展古代教皇 (当是法王之意) 事业之大名, 心中甚为喜悦。吾处赖三宝之眷佑, 一切平安。敬谨协助钦差为唐古忒呼图克图等赐号、颁赏。奉敕之天使前来唐古忒, 一切事宜, 均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意办理。谨奏。……^①

此表文中一方面称从清朝返回西藏的戴青绰尔济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一方面在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名字之前也加上伊拉古克三之号, 可见当时伊拉古克三这种尊号在蒙古人中间使用得比较宽泛。在藏文中“宗喀巴”之前一般加的尊号为 rgyal ba (意为佛、胜者、王者) 或者是 rje btsun (意为尊胜), 因此“伊拉古克三”这一称号应当即是藏文 rgyal ba 一词的对应词, 意为胜者、王者, 可以用来指地位崇高的转世活佛。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地方还可以见到, 《佛教图像学》一书

^①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见多吉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二册, 第 221—222 页,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收有康熙皇帝时刻印的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插图，有500多幅佛、菩萨、护法神、高僧像，其中第75幅为“自在顶幢王佛”，梵文为 *Indraketuviṣṇu*，清代翻译的藏文为 *dbang po-vi tog gi rgyal mtshan gyi rgyal po*，蒙古文为 *Erketu oki ilagugsan*。^① 也是以伊拉古克三对译藏文的 *rgyal po*，即“王者、胜者”。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中有一封写于阴木鸡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给顺治皇帝的表文，表文中提到木猴年（顺治元年1644年）*jur jir pog to rgyal po*（即清太宗皇太极）派使者与 *se chen chos rje*（即戴青绰尔济）为首的西藏的使团带来大批汉地出产的礼品，这一封表文是对清太宗皇太极的来书的回复，表文中还提到再派最近曾去清朝为王臣演法的名叫 *jyanamkarma* 即“佛陀的事业者”的高僧为使者，进呈这一份表文。^② 由此也再次说明，梵文的 *jya* 藏文的 *rgyal ba* 蒙古文的 *ilagugsan* 是意义相同的词语。而《梵藏对照词典》正是把 *jya* 解释为佛陀、战胜四部魔军的胜利者、帝释天王的。^③ 了解梵文藏文蒙古文的这三个词的对应关系，对于我们西藏使团的这两位为首的高僧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罗开什·钱德拉编著：《佛教图像学》，第93页，印度 Pradeep Kumar Goel for Aditya Prakashan 1991年版。

② 见《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藏文版，第30—32页；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25—227页。

③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编译局编纂：《梵藏对照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安世兴编著《梵藏汉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笔者在《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一文中提出，西藏首次派遣到沈阳去的使团很可能是由厄鲁特蒙古的著名高僧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nam mkhav rgya mtsho，公元1599—1662年）率领的。我当时所依据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 咱雅班智达出身于厄鲁特蒙古贵族，是固始汗的二哥拜巴噶斯的义子，在厄鲁特蒙古最初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时，他代替拜巴噶斯的儿子出家为僧，于1617年到达西藏，入格鲁派寺院学佛。他先后担任过琼结日沃德庆寺、坚叶寺、达布喀尔桑丹林寺的住持，艾绒噶丹曲顶寺、拉顶寺、喀托曲德寺、旺仁曲德寺的讲经师，后来出任格鲁派的重要寺院山南曲科杰寺的达布扎仓和拉萨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① 特别是他在1638年五世达赖喇嘛从四世班禅受比丘戒时，是在坐的十名证明师（陪同受戒补全足数之比丘）之一。^② 因此从咱雅班智达在厄鲁特蒙古和西藏格鲁派的地位看，他是担任双方的共同的代表的最适合的人选。

2. 从咱雅班智达的名号看，也与《清太宗实录》的记载相符合。已经有学者指出^③，在托忒蒙古文（此种蒙古文即是

① 第悉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221—223页，205、201、203、197—198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著：《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上册，第178—179页。

③ 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93页。

咱雅班智达所创造的)的《咱雅班智达传》中对他有7种不同的称呼,即:(1)纳木海嘉木措,此即藏文 nam mkhav rgya mtsho 的蒙古人读音,藏文读音为南喀嘉措,意为“天空海”,这是咱雅班智达出家时起的法名。(2)乌和特隆归达赖,此是南喀嘉措(天空海)的蒙古语对应词。(3)拉然巴呼图克图,这大约是因为他获得过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又具有转世活佛的地位,因而被称为拉然巴呼图克图。(4)车臣俄木布,俄木布即藏语的“温波”(dbon po),指子侄外甥等后辈亲属。车臣(se chen)为蒙古语词睿智之意,常用着蒙古王公首领的名号,此处是因为拜巴噶斯及其儿子鄂齐尔图有车臣台吉的称号(后来鄂齐尔图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赠给车臣汗的汗号),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所以称其为车臣俄木布,表示他是拜巴噶斯和鄂齐尔图的亲属。(5)车臣绰尔吉,此即藏文的 se chen chos rje,异译为色钦曲杰、塞青曲杰、塞钦曲杰等,《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戴青绰尔济,也是此词语的音译。(6)阿巴车臣绰尔济,这是因为咱雅班智达担任过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而获得的称号。(7)咱雅班智达,这是厄鲁特蒙古人对他的最常用的称呼。^①而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五世达赖喇嘛对咱雅班智达常用的称呼是琼结班智达、夏仲热绛巴(zhabs drung rab vbyams ba, rab vbyams ba在清代文献中常被译作兰占巴,指获得格西学位的博通经论的高僧)、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等。在咱雅班智达的这些称号中车臣绰尔吉、车臣俄木布与《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的名号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都符合。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第178—179页。

3. 从咱雅班智达的事迹看，他也很可能是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1637年，固始汗在率部从新疆南下青海并击杀占据青海的支持第悉藏巴、噶玛巴的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以后，带领少数随从到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第巴索南热丹等格鲁派首领，双方并互赠名号，协商下一步的行动。固始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去传法，五世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但是没有即时动身。固始汗返回青海后，在1638年又派遣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等到拉萨迎请五世达赖喇嘛，但是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前去青海。在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返回青海时，咱雅班智达（《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在此处称他为阿巴洛本车臣巴，即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车臣曲杰）与他同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还说，由于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而且警告索南热丹不要与蒙古人交往，引起墨尔根噶居和索南热丹的极大反感，墨尔根噶居返回青海后向固始汗报告这一情形，成为固始汗决心消灭第悉藏巴的直接动因。1639年8月，厄鲁特蒙古的都日雅勒和硕齐（此人可能是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之子都喇勒和硕齐，为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堂兄弟）和一个被称为车臣曲杰的高僧一起到达西藏，在与索南热丹联络后，都日雅勒和硕齐领兵向后藏进发，宣称要以武力摧毁第悉藏巴在日喀则修建的针对扎什伦布寺的新寺院，又由四世班禅出面进行调解。正是在此时，由素以在调解敌对各方之间充当调解人著名的四世班禅斡旋，奇迹一般地使第悉藏巴、萨迦派、噶举派的各个首领人物竟然同意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四世班禅联合派出一个使团，携带他们各自的信件到沈阳去与清朝联络，看新兴的清朝是否可以做西藏各教派的施主，而且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就是这一位车臣曲杰。为了做成这样一种安排，四世班禅和第悉藏巴进行了怎样

的谈判而达成一致，至今没有见到任何藏文史料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清太宗实录》中保存了第悉藏巴参与了这一次西藏遣使清朝的事情的记载以及清太宗皇太极曾写信给第悉藏巴，人们从藏文史料中无法详知这一情况。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西藏使团是在1640年1月拉萨祈愿大法会后从拉萨出发的，而西藏使团到达沈阳的时间是1642年的10月，在路上走了将近3年，而且1639年10月清太宗皇太极已经派出了一个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去西藏，走到呼和浩特等待喀尔喀部派人同行，因喀尔喀部始终未派出人员，所以察汉喇嘛等人一直停留在呼和浩特等待，却没有遇到西藏的使团或听到西藏使团的消息，可见西藏使团并没有走从青海到鄂尔多斯、土默特的传统的路线。当时又是明朝末年农民战争最为激烈之时，李自成、张献忠攻破河南、湖北，同时清朝军队也突入长城，攻击河北、山西、山东，西藏使团也不可能走甘肃、陕西一线。故西藏使团所走的路线，应当是从青海绕道新疆厄鲁特蒙古，再到喀尔喀蒙古，再从喀尔喀蒙古到沈阳。而这一路线正与咱雅班智达在这几年中的活动路线相符合。据《咱雅班智达传》记载，1639年秋天他到达鄂齐尔图在塔尔巴哈台的营地，还为鄂齐尔图的弟弟阿巴赖的母亲去世做了超度法事，1640年他在该地参加了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首领参加的制定著名的《卫拉特法典》的王公贵族大会（丘尔干会议）。1641年他到了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部，^①这是咱雅班智达惟一的一次到喀尔喀部活动。由此继续前行，咱雅班智达是可能在1642年到达沈阳的。

3. 再从《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的西藏使团的随行人员看，

^①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第5—6页。

也与咱雅班智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太宗实录》1642年10月25日条所记载的为西藏使团派出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古木伊尔登、奇尔三、达赖巴图鲁、都喇尔和硕齐、桑噶尔塞伊尔登、王什克、窦尔格齐诺颜等，而1643年5月5日条所记载的派遣使团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奇尔三等人。他们之中能够辨认出身份的有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的儿子衮布伊勒登、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儿子达赖巴图鲁（即固始汗的第六子多尔济）、桑噶尔扎，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阿巴赖，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的儿子都喇尔和硕齐等。可见组织此次西藏使团到沈阳的蒙古首领主要是固始汗和鄂齐尔图兄弟，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又是鄂齐尔图兄弟主要供奉的喇嘛，同时他与固始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咱雅班智达作为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4. 咱雅班智达拥有“伊拉古克三”的称号，还可以从他的转世的情况看出。1662年咱雅班智达在进藏的途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去世后，其徒众经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认定了转世灵童，鄂齐尔图夫妇将转世灵童认作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即是蒙古世系表中所记载的鄂齐尔图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儿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①这也证明咱雅班智达确实在厄鲁特蒙古人中间是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

5. 曾经长期经营西北，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作战的康熙皇帝写过一篇《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一开头就说：

^① 见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表三十五。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330页，表一，和硕特世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